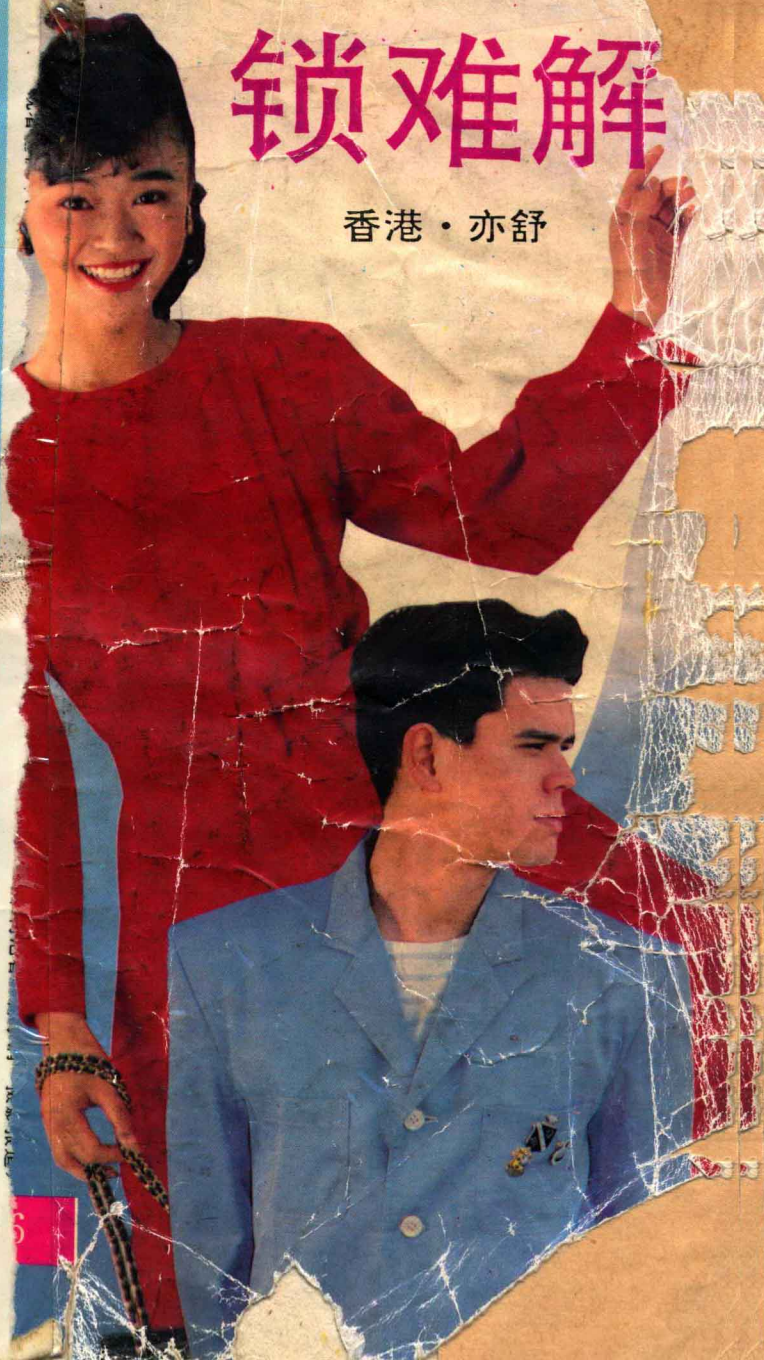


锁难解

香港·亦舒



3. 北京军区前不久在驻天津某步兵师召开新形势下管理工作现场会,探讨搞好政治治理的新路。图为“带兵模范”齐奎才和到会同志一起探

讨管理方法

(王 孝 摄)

第一章 夫妻相敬如冰

飞机场候机室。

等接无忧。

因为没有行李，她永远最早出来，背上背一只手提包，永恒的潇洒。

她向我招招手，我趋向前去，握住她的手。

细细端详穿着运动服的她，眼角虽然有细纹，更加添增妩媚，她是个不老山人，永远活泼动人。

“又一年了。”她唏嘘，“爸妈挂住你呢。”

我打开车门招呼她上车。“替你订了丽晶。”

“谢谢。”她说：“直接送我去酒店。”

我讶异，“不到我家去坐一会儿，吃顿饭？我吩咐佣人做了许多菜。”

她横着看我一眼，不出声。

我迳自把车开动，不去看她的面色。

“家，你还有家？你真的认为自己有家？”她来了。

我笑笑，“各人对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连妈妈都说：你实在太贤慧了，陈小山就差没把女人往家里带，你还那样贤慧。”

我说：“这一年他好多了。”

“是吗？那为什么南施说他现在的打玲是崔露露？”

我把车子转向尖沙咀，“谣言。香港才那么豆似的一块地方，大眼对小眼，不闹些绯闻，日子难捱。”

“姐姐，你几时才肯面对现实？”她转头笑。

“你放心，我应付得来。”我改变话题：“这次来又是为什么？”

“要找上等的狼毫笔。”她说。

“上次找砚台，跑得脚底皮都破，结果找到几块端砚，这次又要买笔，”我笑，“所有的笔都号称狼毫，你想想，哪里去找那么多狼来拔毛？”

她笑得前仰后合，“你家那两枝不错。”

“都秃了。”

“多亏陈小山天天夜归，给你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夫妻距离远一点，也有好处，净是火辣辣的

缠在一起，好容易乐尽悲生。”

到了酒店，她把简单的行李安置好，淋个浴。

真佩服她，廿多小时飞机，仍然精神抖擞。

“爸妈叫你有空跑一次。”

“我走不开。”

“林无迈，假如你不救自己，没人会救你。”

我只得赔笑。

“摔掉他，挽回一点尊严。”她恳求。

“爸妈把我们的性格生得完全一样。每次见面，你劝我离婚，我劝你结婚，像一出闹剧。”

无忧嘘出一口气。

“来，到我那边去，我做了百合汤，现在新鲜百合几乎绝迹。我剥了一个下午，手指还在发痛。”

“我不去了，我想睡一觉。”

“到我那里去睡还不是一样，别闹别扭。”

我自床上把她拉起来。

她怕痒，咕咕的笑。

我喃喃道：“三十四岁的人，还像个孩子似的。”

没有家庭的责任，人不显老。

“我不要见陈小山。”

“他对你很客气的。”

“我想到他这样对你，心头就冒火。”

“噯，周瑜打黄盖，关卿底事？”

“既然知道是捱打，还这么甘心？女人的面子都叫你丢尽了。”

“来，开步走。”

无忧所憎恨的陈小山先生并没有在家。

无忧说：“像你们这样，居然还是恩爱夫妻。”

“别瞎说，他天天回来睡的。”

“是吗？睡在不同的房间里。”

“晚上我要出诊，何必吵醒他。”

“你真的不介意那些女人？”

“什么女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快来吃东西，少管闲事。”

“是你故意不要看见吧。”无忧说。

“无忧，你这个人真烦，你有没有听过广东人一句至理名言？”我佯装愠怒：“‘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

“你就打算这样到老？”无忧问。

“已经老了，无忧，你我已经老了。”我太息。

她有点不忍。

我们沉默下来。只听见碗与匙羹响。

隔一会儿她说：“姐姐这里的摆设像嚟啰街的下价古玩店，堆满了似是而非的字画与瓶瓶罐罐。”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逼真的形容，不禁“噗哧”一声笑出来。

“又是陈小山的品味吧。你瞧，这幅齐白石还用名家来鉴别真伪？这几只虾已经白灼，好上碟大嚼一顿。若是付了老价钱，那真冤。”无忧转过头来，“他是众人冤大头，你是他的冤大头。”

我直笑。

无忧拾起一只瓷枕抛上抛下。

“喂，”我说：“当心点，是古董呢。”

“杨贵妃睡过的？”无忧偏偏嘴。

“不，秦可卿睡过的，名贵得多。”

无忧说：“像你这样可爱的女人……武能够替病人开肚子做手术，文能够吟诗写字，怎么会嫁给陈小山的？”

那几乎是一辈子前的事了。

我鼻子发酸。

大学里的小山不是现在这样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型，略带油腔滑调，说话八面玲珑，一板高大的身材，英俊的面孔，在学校里极受女生欢迎。年轻的我几乎对他一见钟情……真似是前世的事，都十五年了。

我用手撑着头，出了一会子神。真是不堪回首。

无忧并不累，她“刷刷刷”的在翻画报。

我打个呵欠，昨晚没睡好，我倒疲倦起来，索性打横躺在长沙发上。

佣人都躲在工人房里，这么大的地方，静悄悄的。

如果没有无忧，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再走到另一间，迷宫似的，迷失自我，兜来兜去，在这座豪华的宅子里渡过十五年。

我又打一个呵欠。

无忧抬起头来，“昨晚跑出去接生？”

“唔。”我闪过一丝微笑。

“是男是女？”

“男孩子。”我说：“我喜欢接男婴。”

无忧看我一眼，“做女人做得你那样，自然不好

做。”

“别借题发挥。”我笑。

“有没有为我放假？”

“有有有，放三天。”我说：“整天陪着你，好了吧？”

“这叫做一年一度姐妹情。”

“胡说，前年我们才到过纽约。”

“是，两夫妻前脚来，崔露露后脚就在唐人街登台，你说有多巧？这样打得火热，难舍难分，干吗不同老婆离婚？”

我笑笑。无忧以为我没有考虑过离婚这回事。

门一响，我转头看，是小山回来。

我扬声：“有稀客。”

无忧冷笑，“稀客是陈小山先生，我倒是每年来的。”

小山放下公事包，走过来，天气还未热透，他已是一身薄麻西装，配最新式的薄底鞋，与皮带一色。三十七岁的人了，仍然唇红齿白。

见到无忧，他笑，“原来是妹妹来了。”非常没有诚意地问：“好吗？纽约的生活好吗？说给咱们这

些土豹子听听。”坐下来，双腿一搁。

无忧怒道：“陈小山，我一见到你就恶向胆边生，你这个生错了年份的王八蛋，五十年前要是你活在上海，就活脱脱像是白相人的跟班。”

小山朝我笑，“无忧一年比一年恶；坐姐夫家里骂姐夫，真刁蛮，难怪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伊仍然孑然一人。”

我也笑。

无忧跺脚长叹，“奸妃！”她骂我：“真笑得出。”

“今天真巴不得留在家里吃饭，陪陪稀客。”小山说。

“哼，不怕宝岛歌后心焦？罪过罪过。”无忧藐着他。

我怕他们说过了火，连忙避到书房去。

过了五分钟我扬声叫：“小山，有张单子找不到，你过来一下。”

小山进来问：“什么单子？”

“哪里有单子，”我笑说：“不过今天请你留在家吃饭，算是给我一个面子。”

他犹疑一刻，“今天……”

我收敛了笑容，“我不管你有什么应酬，今天准七时开饭，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总得让我下台。”

“好好好，”他没口的答应，“我又没说不好，干吗就阴霾密布？这样的贤妻，别说叫我回来吃饭，就算上刀山落油锅——”

“得了。”我截断他。

他的笑也凝住。

他看着我说：“无迈，你从不听我把话说完。”

我低下头，“对不起，我对花言巧语没兴趣。”

“你看不起我，你压根儿看不起我。”他低声说。

我更累了，“小山，你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时候无忧推门进来，我立刻停嘴。

她诧异的问：“你们两夫妻原来尚有对白？咕咕啾啾说些啥玩艺儿？平时不说，留待有客人了，特意说给客人听，作其亲热状，近年来这种作状夫妻特别多，活该受罪。”

小山的笑容似变戏法似的又挂回脸上。

“来来来，”他说：“我给你看我新买的几座石湾陶瓷。”

我却无法再笑。

就在这个时候，小山身上的传呼机发出声响，他看我一眼，我假装不知，别转了脸，他连忙伸手关熄传呼机。无忧骇笑。

“陈小山，你怎么越来越似贩夫走卒，身边带这个玩意儿？你现在还兼营应召？”她哈哈大笑。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无忧说：“陈小山，叫你少时髦一点，少像点香港人，你真会心痒而死。”

小山连忙解下传呼机，放进公事包里，“朋友借我用的，朋友借的。”

我站起来，“我去看看菜做好没有。”

甫出客厅，才进走廊，就听见小山骂无忧。

“你怎么搅的？当着无迈的脸，你少说一句行不行？”

“你还顾到她的面子？”

“当然顾到，信不信由你，我爱无迈。”

“这般的爱，怕无迈无福消受。”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乎，你少管我们夫妻间的事。”

我摇摇头，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吵个不亦乐乎，我

也不耐烦再听下去。

在厨房打点一下，再到外边，看见无忧津津有味的在研究小山的几颗图章石头。

他俩反而有点共同兴趣。

电话铃响，我接听。

“是媳妇吗？”老人家的声音一贯愉快。

“妈？”

“无忧到香港了是不是？明天我们替她洗尘，小山在不在家？”她问。

“在，要不要叫他来听？”我笑问。

“不用，听见他声音都气，我早说过，我对这个儿子是爱屋及乌，若不是他有本事娶得个好媳妇，早不要他了。”老人家嘤嘤的赔小心。

我很过意不去，又不想急急诋毁自己回报，一时间语塞，小山即接了话筒过去。

无忧说：“你的公婆确是没话讲。”

我点点头。

“不过若是为了他们而忍受不愉快的婚姻生活，就不必了。”无忧看我一眼。

她就是看不过我与小山仍在一起。

我推无忧一下，叫她适可而止。

小山放下话筒，“妈妈知道无忧爱吃海鲜，我们明天到海鲜舫去。”他笑吟吟地。

“那种卖野人头的地方。”我抗议。

“我偏偏喜欢那个调调儿。”无忧抢着说。

“是吗？”我讶异，“那不是成了游客了？”

“谁说她不是游客？”小山把手臂绕着我肩膀。

他在家陪我们吃饭。直到无忧说要走，他都没有再要出去的意思。无忧眼神里有点安慰。然而我知道，小山是个夜游瘾君子，偶然忍一日半日是可能的，要他天天下班回家来坐着，那是不可能的事。

无忧是自己叫车走的。

两夫妻回上楼来，我便进书房，没想到看完半本书出来熄灯，发觉小山并没有出去，他松了领带，脱了鞋子躺在沙发上。

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他却叫我：“无迈。”

“什么事？”我放下书。

“你说，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希望？”

我很客气的说：“晚了，睡吧。”

“无迈，你必须维持你那高贵的矜持？我们

真的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谈？”

“谈什么？”我冷静的问：“该谈的十年前已经谈过，该吵的十年前也已经吵过，现在各有各的生活方式，互相尊重，不是很好？”

他暗底松一口气，“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常常回来陪你。”

“小山，这个家也是你的家。”我语气很温和。

“倔强的、高贵的、能干的无迈。”他叹口气。我站起来，“睡吧。”

我回自己的房间，掩上门，熄了灯。

为什么不离婚？我叹口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也不去想这个问题。我睡着了。

第二天小山比我早起，正在饭厅骂女佣。

我披上睡袍赶出去，心中不由得佩服他的精力。

“什么事？”我问。

“你看看这吐司，像什么样子？”他一巴掌把杯子碟子扫到地上。

我说：“去去去，到文华去吃，别在家打鸡骂狗的。”

“你为什么不做早餐给我吃？”他质问我。

“我？”我指指自己的鼻子，“我做早餐？”我笑，“算了吧，陈小山，取过外套出去吧，难得在家耽过二十小时，乱找碴儿，出了门就太平了。”我打个呵欠。

他凝视我，我也只好看着他。晨曦下两夫妻成为朦胧的陌生人。

过半晌他说：“今夜我会早些回来吃饭。”

我真松一口气，看着他出门。

也许我们两个人都太文明了，连架都吵不起来。

我躺在床上看报纸，喝奶茶。

也许我们两个人都自私，结了婚而不愿放弃以前的生活方式。

也许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也许小山已经被宠坏。几百个原因加在一起，冰冻好几年，渐渐相敬如冰。

他开始外出寻找他的温暖。

我不是不知道他外头有人，一个接一个。对于这些，朋友是来不及想你知道的。

不过小山都一一否认，他做得这么好，历年来就差没把女人往家里带，正式介绍我以姊妹相称，但

我在明里，始终抓不到他的坏迹。

他仍然回来睡觉，重要的日子仍然回来吃饭。那些女人的电话从不接到家里来，传说是传说，谣言归谣言，陈小山与林无迈仍然是一对标准夫妻。

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进行到这种虚伪的地步，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经过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想要离婚，那时是小山不肯与我起正面冲突，像巷战，我攻得密一点，他便退一步，我松懈下来，他又勤奋地摸鸡偷狗，天下哪有千年防贼的人，我累得不得了。

女佣好脾气的蹲下收拾残局，我默默的坐在宽阔的客厅，一切已成定局，没有什么好想，我并没有沉思。

一排长窗的布帘缓缓拂动，这个家早已不是一个家。

我叹一口气，回到房间去换衣服，一到假期，根本不想穿工作时穿的那几套衣服，我换上了毛衣长裤。

刚想打电话给无忧，门铃响起，她已经出现。我笑着迎上去，“你倒是干脆。”

“我一向的作风就是如此。陈小山呢？”

“出去了。”我摊摊手。

“到宝岛歌后那里继续睡眠？”无忧问。

我白她一眼，“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不要紧，在他跟前就不必，何必叫他下不了台。”

“你还帮着他？他这种人，随身带着台阶与梯子，还不是自己咚咚咚的下了台。”无忧笑。

“那么你也得给我下台的机会。”

无忧睁大眼睛，瞪着我半晌，终于低下头。

过了很久，她说：“对不起。”

“我是很计较的，”我说：“别再拿我的婚姻来开玩笑，我知道我自己的事，你别再插手。”

无忧说：“真没想到结果是你与我摊牌。”

我笑，“枉作小人？”

“不不，我不是小人。”无忧说：“我衷心认为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帮助你。”

“要帮助别人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无忧，你自己无忧也罢了，何必还担着这么伟大的志愿？况且你也看得出，十五年我们都过了，也不劳别人担心。”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工作？为什么不生孩子？”